

我相信
中国的未来

梁晓声

我相信 中国的未来

梁晓声 著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相信中国的未来 / 梁晓声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153-2820-1

I. ①我… II. ①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6773 号

我相信中国的未来

梁晓声 著

责任编辑：李钊平 彭慧芝

装帧设计：后声 HOPESOUND

出版发行：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网 址：www.cyp.com.cn

编辑中心：010-57350371

营销中心：010-57350370

印 装：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规 格：700×1000 1/16

印 张：22

字 数：302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册

定 价：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 目录 —



代序：第三只眼看中国

砥砺前行的中国青年

君子大国民任道远

尘世中痛苦的灵魂

活在“道德底线”上的青年.....	006
为什么我们对“平凡的人生”深怀恐惧..	019
可怜的中国父母亲.....	027
培养一个“贵族”是容易的.....	034
莫让将来变成当下.....	037
教育的诗性.....	040
人文教育：良知社会的起搏器.....	050
中国——娱乐至死的代价.....	059
有什么孩子就有什么未来.....	062
做立体的中国人.....	072
世无大国.....	083
千年病灶：撼山易，撼奴性难.....	089
中国中产阶级，注定艰难.....	096
中国档案制度质疑.....	102
被两种力量拉扯长大的中国人.....	106
从他们身上看人性.....	110
路在脚下，任重而道远.....	117
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之断想.....	120
我们为什么如此倦怠.....	126
“郁闷”的当代文化.....	132
何谓“网络”，如何“文学”	136
人心冷暖与世态炎凉	139
狡猾是一种冒险.....	149
文明的尺度.....	156
叩问社会的良知.....	160
当怀才不遇者遭遇暴发户.....	165
贫富论.....	169
因为爱情.....	178

剥开坚硬的人性内核	最爱是兵.....	189
	关于张澜.....	194
	小垃圾女.....	198
	看自行车的女人.....	204
	日本穷人家的女儿.....	210
	苦 艾.....	215
人生的尺度	人生和它的意义.....	240
	人性似水.....	246
	给爱放假.....	252
	人生真相.....	255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	260
	时间即“上帝”.....	264
	论敬畏.....	267
	论寂寞.....	271
	关于同情.....	274
	老驼的喘息.....	280
在人间	我的中学.....	290
	困境赐给我的.....	302
	我与文学.....	306
	初 恋.....	309
	心灵的花园.....	315
	倘我为马.....	320
	让我迟钝.....	325

砥砺前行的中国青年



这是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时照的一张工作证照。那一年我28岁，是否也像我父亲中年时一脸正气？是否也挺英俊？为了能多往家寄钱，当年的我曾暗地抱定独身主义的念头，但不久却一头跌入了一次单相思……



这是在北影青年车间办公室里照的一张——当时我正因什么家事而忧心重重。

不经意间，
青春从我的脸上
上完全消失，
荡然无存。





上海黄浦江畔留影

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我中学时的好同学，也是和我一块儿下乡的知青战友杨志松利用出差机会来看我。那大約是1975年，“四人帮”对上海的政治控制很严，我感到思想极度压抑，一点儿都开心不起来。



我与薄子龙在八年的全国中
短篇小说颁奖会上，后来我们一直
是好朋友。



与好友李存葆在某次笔会过程中，受到沈阳
军区首长的的热情接待——当年我们还年轻。



在某大學講座

时，我一句话
引起了一片笑
声；但我究竟
说]什么，早已
忘]。

活在“道德底线”上的青年

与从前时代的中国青年相比，当代之中国青年，半数以上在确确实实地迷惘着。

倘我们放眼世界，并且对世界进行历史性的回顾，只要稍加梳理，便不难发现这样一条规律——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过它们内容极为生动活跃的一页，而这一页的内容提要就是“青年时代”。

我用“生动活跃”来形容，意在表述不确定的、介于中性的词性。依我看，政治进步、经济昌盛、文化繁荣，是为生动活跃。反之，亦是。因既反之，便注定了有青年们被时代所利用、所抛弃于股掌之上，将自己的狂热附祭了历史反面的教训；也注定了有青年们吹响号角，摧枯拉朽，勇做铁血牺牲的大剧上演。只不过后一种大剧的“风格”往往是惨烈的，以“生动活跃”来形容未免轻佻。

从正面看中国历史，一部“三国”，青年英雄辈出。往前推，“春秋”、“战国”的历史舞台上，青年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比比皆是。往后查，先秦统一的过程中，大唐建业的过程中，戊戌变法、五四运动、辛亥革命，乃至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精英聚结，俊杰代出。倘将中国

各个重要发展阶段总结了论，凡社会转型期，几乎皆以各阶层青年立大志、做大事、图大业为时代特点。此特点推及世界史来分析，亦有共性。在这些历史的重要发展阶段，青年们往往在少年时期就萌生了相当明确的想法，二十余岁开始作为，三十余岁便受了种种的时代洗礼和实践考验，四十岁左右，大抵已是较为成熟的社会各方面的实践家了。

反之，倘时代出了问题，诸种社会负面氤氲一片，也会自然而然地滋长出破坏性的恶力。比如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迅成气候，便是借助了德国青年迷信大日耳曼民族优胜的结果。

所幸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以往的一页都已成为深刻的反省。

而 20 世纪的世界，当然包括中国在内，是明智地进入了空前理性的时代了。尤其中国，各阶层维护国家大局的意识也变得相当成熟。虽各阶层有其现时期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迷惘、困惑、无所适从和浮躁，也有相互之间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利益摩擦和冲突，但并不妨碍顾全大局的意识的一致。因为有一点是都明白的：有安定才有发展，有发展才有各阶层乃至具体个人命运朝良好方面的转化——起码是可能有。

因而在中国，在这样的一个时期，也最是青年们的人生希望较多——机遇较多，才能较容易得以呈现和发挥的时期。

从前的青年

——缺乏人生的能动力

从前的时代和社会

——失去了活力

从前的青年与时代、社会

——服从与主宰

如果回顾一下 1949 年建国最初阶段中国的年代特征，则任谁都不能不承认，总体而言，那是一个全民热情高涨的年代，并且尤以青年们的建国

热情和人生状态最为积极而富有能动力。各行各业，年年涌现模范人物，如雨后春笋。

但，分析起来，那又是一种未免过于单纯，甚至可以说是简单的热情和积极性、能动力。它基本上生发于这样一种理念——我将自己的热情、积极性和能动力，最大限度地奉献给国家，国家对我的人生实行“承包”式的、终身的安排，因而不可持续。

农村青年，除了极少数得以通过考入大学这唯一途径改写人生而外，其余一概人的人生注定了统统都是社员。全中国农村青年的人生，几乎彻底地被时代所模式化了。时代对于数以亿计的农村青年仿佛是一个加工厂，而且只“生产”一种规格的清一色的“产品”，那就是从事原始农业劳动的劳动力。无论你有怎样的才能，你都难以改变你注定了一辈子是农民的“天命”，时代即“天”。若想像今天这样可以遍中国自由闯荡，甚至凭一技之长驻留城市，那是时代这个“天”绝对不允许的。若想像今天这样凭一副好容貌、一副好嗓子而摇身一变成演员、成歌星，更是做白日梦了。时代出于它本身的需要，偶尔也给予一展特殊风采的机会，但对大多数人，那往往仅只是一次性或几次性的机会，而根本不可能是改变人生轨迹的机遇。无论主观上多么企图抓住抓牢都是醒着做梦，毫无意义可言。机会结束，仍要回去做社员，也就是农民……

那么，城市青年从前的人生形态，总体上是否不同一些呢？

答曰：否。

就人生的几乎无选择性这一点而言，与从前农村青年们的人生形态是完全一致的。城市里的小学、初中、高中乃至中专和大学，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亦对学生进行道德评判完全一致，人生价值取向也完全一致的教化。在课堂和学校以外，社会文化继续着如出一辙的洗脑。所以，可这么说，比从前的农村青年容易享受到精神食粮的从前的城市青年，其思想意识之鱼儿，是游在同一规格、同一尺寸的精神鱼缸里的，那简直又可以说是“泡在”。

而他们的人生轨迹的雷同，更是由时代这一位“阿姨”一揽子做主了的。几十年一贯制的全国统一的工资标准，使几代中国人过着彼此彼此的日子。一切人对人生的个人向往和追求的冲动，几乎最终都以自行放弃转而对时代无怨无悔亦再无激情的服从为结局。人生多姿多彩的种种可能性，都在迫不得已的服从之下烟消云散，“上山下乡”乃是最典型的佐证。从前的城市青年们，只有其个人向往和追求的激情，因了时代的需要而受到肯定和支持时，才能够得以释放，否则绝对不能。举例来说：

一名被分配在大集体性质工厂的青年，若企图调转到国营性质的工厂去，倘无当官的父母动用权力去安排，那就是一辈子也别想实现的愿望了。

一名被分配在街道杂食铺子里当售货员的青年，不打算安安心心地当一辈子吗？

那么，会有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说服他那是时代的需要，他不愉悦地服从是他的不对。

如果他还不安心呢？

那么他将受到警告。

如果警告也不能使他的工作出色起来呢？

那么他的下场将是被开除。

而一个因不服从时代的安排被单位开除了的人，意味着被时代抛弃了，意味着连废品回收站这样的单位都难以再接收他了。因为废品回收站既然也是一个单位，它的员工的名额以及他们的工资，也是由国家限定的。

那么，这个人差不多就被时代取消了在城市里正常生存的资格了。

并且，他等于被时代宣布为“劣等”的人。

犯了错误的人，只要表示了虔诚的悔改，还有重新获得工作权利的机会。

但一个犯了不服从时代安排命运这种错误的人，意味着他直接冒犯的是时代最神圣的权威，若想取得时代的宽恕，非痛哭流涕几遭不可。

从前的时代，视社会为它所操纵的一台机器，视绝大多数人为这一机器的微小部件，或一颗螺丝钉而已。时代的流水线上，成批地生产同样的“部件”和“螺丝钉”。

一言以蔽之，从前的时代，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从不曾是“以人为本”的时代，而是将人“生产资料”化的时代。是的，它只不过将绝大多数人当成社会“资料库”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积压物资……

因而从前的青年，无论农村里的青年还是城市里的青年，总体上共同缺乏的，最为缺乏的，乃是人生的能动力。时代和社会本身，也便渐渐地失去了活力。青年与时代、与社会的关系，几乎完完全全是被动的，是彻底的服从与被主宰的关系。这一种关系一向地没有丝毫的松动，直至1966年才松动了一次——于是从前的青年在“文革”中宣泄地表演他们的政治参与能量，那是他们的人生能动力唯一被允许和怂恿体现的方面……

与中国以往任何时代的青年相比，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中国青年，毫无疑问是幸运得多的——这不但是当代中国青年的幸运，也体现着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前者已在“改革开放”后即转型期潮涌连波的海面冲浪数年了，在爱情、事业、家庭诸方面，都各自有过些苦辣酸甜麻的体会了。与他们同时代出生的农村青年们，也有着与中国以往任何时代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心理形成的社会基因了。他们的思想观念，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农民的思想观念了，人生形态也不再是了。

我认为，与中国以往任何时代的青年相比，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中国青年，毫无疑问是幸运得多的。

首先，在人与时代、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他们不再背负家庭出身的十字架了。每个人在任何时代都是有家庭出身的，家庭出身在从前的时代，亦即社会对人的阶级归类法。从前的几代中国青年，在胎里就被打上了阶

级的烙印，自呱呱坠地那一天起，就被社会戴着阶级归类法的有色眼镜看待之了。倘他们中谁身上的阶级烙印不是“红色”的而是所谓“黑色”的，那么他们的一生，命中注定了是与出身挣扎不休的一生，几乎至死仍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如果他们没能活到“改革开放”以后的话……

其次，他们不必再以人生最大的，尤其是青年时代最精华的能动力，去追求时代和社会对人最严格的认知性。从前的时代和社会，是多么政治化的时代和社会不言自明。优秀青年的前提是政治上优秀与否，而且只有这唯一的前提。而且政治上优秀与否的标准，随着时代和社会阶级斗争之弦的绷紧，定位越来越“高”、越来越荒唐。从前的时代，青年们的个人鉴定实际上是政治鉴定，个人履历实际上是政治履历。故从前的青年，档案中倘记载下了“政治不成熟”，那就意味着一辈子“不成熟”了；倘履历中有政治性的不利裁定，那就意味着一辈子的人生被提前裁定了。其后无论在别的方面多么积极努力，都难以受到极端政治化的时代和社会的信赖了。往往，在其他方面越积极努力，越受怀疑，其人生也越不顺利。至于其他方面的才能，注定了的受鄙薄，最好的结果，也不过争取到了“可用而不可重用”的资格。尤其可怕的是，许许多多的人似乎有法定的权力，在某一个具体的青年完全不知的情况下，将几乎等于判人以“死缓”的政治鉴定，塞入那一青年的档案。

家庭出身，政治鉴定，人只要摊上了两项中的一项“异类”显示，就像摊上了癌症一样。那需要特别能忍的人生熬受力，才会主观上“照常”活着。若两项都在青年时期不幸摊上了，人生就悲惨了。

当今之青年，毕竟的，不再会被以上两种十字架的阴影所笼罩了。

当今之青年，除非他将自己的人生坐标点确定在政治舞台上，否则不必以青年时期最精华的能动力，去竞标社会和时代高悬的政治之标。

当今之青年，即或政治上真的不成熟，甚而真的偏激，也自有其可以不成熟和可以偏激的权利。只要自己不因而走向反时代、反社会的人生反面，是有权而且可以一边带着不成熟的政治思想一边在其他方面，比如文艺才

能、科技才能、商业才能等方面努力追求其人生愿望的。只要才能被公认，一样会获得时代和社会的尊重。人们即使对他们的政治思想不以为然，但对他们被公认了的其他方面的才能是不会加以抹杀的。

当今之青年，也不太会受城市户口或农村户口的终生捆绑了。户口在某些方面，对于当今之青年们仍具有人生的限制性，但与中国以往任何时代相比，那限制性是小得多了。

当今之社会和时代，已基本上形成了这样的理念，那就是——中国的每一座城市，包括首都北京在内，已不仅是城市人的城市和北京，同时也是属于广大农村青年的。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到各个城市，包括北京寻求他们人生的机遇——当然别忘了带身份证。只要遵纪守法，只要他们靠了人生的能动力和实际技能，哪怕是最简单的技能也可以在北京等城市生存下去，那么他们的此种权利基本上是不受剥夺的。比如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田歌，就曾将一名外地长住北京的捡破烂的青年农民请入演播室做嘉宾，他以他的城市生存表现获得了北京某小区居民的信赖和欢迎，他离开了那小区后，北京居民还要设法寻找到他。有些城市，包括北京，几年前就开始向在城市生存表现优秀的“打工仔”和“打工妹”颁发过表彰证书……

除以上两方面的幸运之外，起码还有以下诸方面权利，乃是从前任何时代的中国青年连梦想都不敢梦想的。

跨国交往与谋求人生发展的权利——这一点其实已毋庸置疑。仅要指出的是，在从前的时代，一名青年，哪怕只不过其家庭有所谓“海外关系”，包括有香港、澳门和台湾方面三代以上的远亲关系，人生的底片似乎便有了可疑的背景。哪怕几封有时仅仅一封父辈甚或祖父辈与“海外”的正常通信，都会使一名青年在政治上被划入“另册”，而自己浑然不觉，任凭多么得努力向上，都难以获得学校、单位、时代和社会的亲和对待。自然的，至“文革”，这一点发展到了压迫他们的程度……